

从“圣妃”到“秀女”

——观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有感

孟璇

女性,一直以来都是戏曲作品十分关注的对象。从以往单纯地表现忠贞、孝道等传统女性美德,而转变为将其置身于社会大背景下、作为“社会人”来塑造是新时期女性题材戏剧创作的突破。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展演的新编历史剧《白洁圣妃》和现代戏《生活秀》正是具有这样突破的戏曲作品。《白洁圣妃》取材于大唐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六诏一统的故事。邓赅诏白洁夫人与蒙舍诏主皮罗阁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又是政见相同的知音,在私仇与大义的艰难抉择中,白洁顾全百姓利益将杀夫仇恨抛下,在南诏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生活秀》则将视角定位在当下社会、人们身边。现代女性来双扬面临家庭支柱的压力、事业发展的挫折、爱情信仰的质疑等诸多难题,以柔弱却坚强的肩膀勇敢地挑起生活重担,用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信念最终走出困境。

作为新编历史剧,《白洁圣妃》并没有将历史事件作为主体对象表现,而仅仅以此为背景,从人物塑造出发,用重大具体史实抽象写人。白洁的首次出场亮相是在六诏诏主为一统剑拔弩张之时,当她用家常般亲切的问候缓和了紧张气氛之后,当其与皮罗阁几句意味深长的交锋之后,这个女人的“不寻常”便就此定位。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现代戏《生活秀》里,选取、创造合乎规定情境和人物性格特色的细节,效果也十分明显。热闹的吉庆街上,来双扬的出场是风情万种的,是能够引得老少爷们儿神情各异的,这样的女人注定要有故事。无论是历史上的白洁还是今天的来双扬,女性向来以其特有的生理特质和心理优势存在着。

写女人戏,情感方面的情节设置是塑造角色的有力手段。《白洁圣妃》与《生活秀》两部戏中,女主人公的情感表现使其形象更加丰满、立体。《白》剧中与白洁产生情感关系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她的丈夫邓赅诏主,一个是她的仇人皮罗阁。从全剧来看,白洁形象的升华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对丈夫小女人式的深情是矛盾一方形成的重要背景。“送夫赴险”的戏里,作者借景喻人,以景生情,用湖光山色的美表现白洁与邓赅诏主二人之间的深厚感情。单纯从舞台效果而言,这场戏无疑是“好看的”,且唱且舞的形式是戏曲中情感抒发的有效手段。但以白洁的远见卓识,她的“送”中存在“阻”的成份。这样的抒情,虽然为以后白洁对杀夫仇人产生巨大痛恨作下铺垫,却与当时的规定情境稍显不合,从而使情意表现不足够,人物形象自然无法实现。然而,在与皮罗阁情感纠葛的戏里,白洁性格却得以逐渐鲜明起来。从二人的第一次交锋,白洁对皮罗阁野心的洞察,到“灵堂对峙”时她

仇恨地诘问、刚烈地抗争,再到“是知己?是仇人?”的两难徘徊,直至不得不抛下杀夫仇恨,协助皮罗阁一统。白洁在观众眼中慢慢丰满起来,生动起来,为她最后那一跃洱海的雄壮打下坚实基础。相比而言,《生活秀》是个现代戏,对各种情感的展现自然比《白》剧更为写实。《生活秀》里的来双扬是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现代人,她的诸多情感经历是她性格形成的原因和结果。作者试图从各个角度,将这样一位女性立起在有时空之限的舞台上,但左右开张的枝节干扰了传统的戏剧审美,如果不是先有小说的存在,很难说观众是否真正体味到来双扬的魅力。高尔基有句名言:“文学即人学”,戏剧创作也如此。随着人物性格的多面性越来越成为现代戏的表现主题,怎样塑造活生生的人,《生活秀》是尝试更是启迪。

在历史剧创作中,从社会性别文化的角度关照历史题材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家庭、社会中男女角色和地位问题,也是较为常见的探讨对象。此类型的戏曲作品往往能引起大众的观看欲望,形成意识形态上的共鸣。《白》剧中白洁这个人物就是在此原则之上塑造出来的。同为戏曲,历史剧的写意性要远远大于现代戏。白洁性格发展到最后,唯一一死,才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她作为舞台形象在观众心目中的期待。但在《生活秀》里,有些情节的安排值得推敲。比如,从整个戏的故事来看,吉庆街对来双扬而言是从小生活的场所,是承担家庭重任的依托,在此基础上才是发展事业的需求。而来双扬挽救吉庆街所表现的动因似乎缺乏力度,其发展事业的强烈心情,并不能形成观众感同身受的情理依据。再者,房产商卓雄洲对来双扬的爱情浓烈程度以及他对吉庆街改造的决定性作用,在剧中并没有交待得令人信服,以致于解决矛盾双方的行为理由都不是那么充分,因而皆大欢喜的结局就略微突兀、生硬。在现代戏创作的探讨中,关于写意与写实总有争论。《生活秀》里写意的表现形式为该剧赢得不少掌声,吉庆街热闹的夜市场景以及来双扬陷入甜蜜爱情里的如画境界,不仅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还传达出浓郁的戏曲艺术特色。但由于现代戏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有物可托、有事可鉴、有人可循、有情可依的创作原则也尤其重要。所以,合理的情节和顺畅的发展为现代戏曲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戏曲欣赏越来越具有宽广视野和多层思索的今天,怎样将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丰富?怎样将人物命运设置得更好看?我们从“圣妃”与“秀女”两个跃于戏曲舞台之上不同时代的女性形象身上得到启示。■

(作者:山东艺术学院戏剧学院07级研究生)